

晉城歷史名人文存
吳廣隆 馬甫平 主編

東谷集

清 白胤謙 著
第七冊

中州古籍出版社

吳廣隆 編審
馬甫平 點校

東谷集

清白胤謙 著
第七冊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谷集/(清)白胤謙著;馬甫平點校.—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3

(晉城歷史名人文存)

ISBN 978-7-5348-5980-9

I. ①東… II. ①白… ②馬…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043123號

叢書名:晉城歷史名人文存

書名:東谷集

著者:(清)白胤謙著;馬甫平點校

責任編輯:王建新

責任校對:賈群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鄭州市經五路66號 郵政編碼:450002)

發行單位:新華書店

承印單位:晉城市新浪印業有限公司

開本:850mm×1168mm 1/32

印張:57.875

字數:512千字

印數:1-700套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價:480.00元(全套八冊)

本書如有印裝品質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桑榆集文卷二目錄

種樹說

.....

(一三七一)

張薪軒質言序

.....

(一三七二)

祭喬武隆文

.....

(一三七四)

仕說三

.....

(一三七六)

澤州孟二守攝陽城序

.....

(一三七八)

送琅邪孟公署邑還澤序

.....

(一三八二)

滕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

(一三八五)

四川武隆縣知縣喬君墓誌銘

.....

(一三八八)

繫辭說

.....

(一三九一)

東谷集

桑榆集文

卷二

一三七〇

與王敬哉宗伯

（一三九三）

履德白氏公宅家祠記

（一三九四）

冢孫婦衛壙記

（一三九七）

祝都明府序

（一三九七）

題方來姪像

（一四〇〇）

沆仲像贊

（一四〇一）

郭相傑墓碣

（一四〇二）

老亭後記

（一四〇三）

桑榆集文卷二目錄

種樹說

.....

(一三七一)

張薪軒質言序

.....

(一三七二)

祭喬武隆文

.....

(一三七四)

仕說三

.....

(一三七六)

澤州孟二守攝陽城序

.....

(一三七八)

送琅邪孟公署邑還澤序

.....

(一三八二)

滕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

(一三八五)

四川武隆縣知縣喬君墓誌銘

.....

(一三八八)

繫辭說

.....

(一三九一)

東谷集

桑榆集文

卷二

一三七〇

與王敬哉宗伯

（一三九三）

履德白氏公宅家祠記

（一三九四）

冢孫婦衛壙記

（一三九七）

祝都明府序

（一三九七）

題方來姪像

（一四〇〇）

沆仲像贊

（一四〇一）

郭相傑墓碣

（一四〇二）

老亭後記

（一四〇三）

桑榆集文卷二

清 白胤謙 著

種樹說

余辛丑歸田，于癸卯春獲西谿廢圃，芟治其荒穢，植柳數章，藝以芍藥，謂可備游息已耳。再逾年丙午，經猶子棄地，在先人墳墓近，乃易以旁舍，作念園，雜蒔桃李花竹其中，又即園之對河墺散布柳楊。至戊申夏復再逾年。而木遽可蔭、果可食，心甚喜，期以今春，多求果木，視其閒隙務滿焉。而會苦重寒以霜，三月半始出，詣各地問其樹者，期則已後，乃悵焉惜之，謂：『人之不學，胡以異于是？』昔柳子謂：『種樹之法，欲順水之天以致其性，而實可以通于學。』孟子牛山之論，亦莫不然。夫

東谷集

桑榆集文

卷二

一三七二

當余始歸，年五十六，今六十四，中間相曠九年，非耽疲備，則樹爲賢人之德業亦既久矣，而徒以參其朝夕，消其體髮，萎乎若木之內櫟不待斧斤之及也，猶尚弗自葆殖，將復焉俟？爰書是說，以董吾未盡，俾誠于後。

張薪軒質言序

道德者，事功之本也；事功者，道德之餘也。吾未識薪軒張子，讀其書，樸而醇，弘以卓；稽其行，爲蜀巴縣，且十年有賢能名，奉養其八十之親于六千里外，能樂之，尤非常士。康熙己酉，從蜀道函書一帙寄示予，求序焉。初閱其詩，純五言古，大有陶意，心喜之。及其自序，謂：『文始于一畫，何嘗有心爲』

文，意欲不尚空言而尊實用也。卒請業于王先生，首責其好事功之非，而因悟知本之學，以之及人，自無不足，此天之與我與！我之所當爲者，其他種種不足以亂之，而筆之于書，真道德、真事功悉在是矣。』至所持論：造物生生之理，天下國家大計，莫不可信而可行，使觀者洞心刮目，迹其造，誠所謂豪傑之士，可以入于聖賢而無難者也。夫張子秦產，予舊喜讀胡可泉書，論政則法周公，教則宗孔子。乃呂文簡，復薄可泉之詩過于工，而云道無止息，不間于仕隱，學無止足，不間于顯微，吾尤服之，謂得聖學之正，爲張子之後一人。然則今之張子，庶幾有志于斯，其異時著立使人曉然于道德事功之合，尤吾喜之喜、服之服也。

東谷集

桑榆集文

卷二

一三七四

予素交中負道德事功之望者，有蔚州魏子，茲復得若人，吾道幸猶未孤哉！是歲孟夏之望，太原白胤謙序。

祭喬武隆文

初君仕武隆，人多爲君患者，予妄解之曰：『君素壯忠信而安貧，必無患。』君行後數月，見邸報，武隆奉併入涪州，心益喜，日望其歸耳。既踰年，不得消息，聞有言其死者，弗信也。未幾，而喪至，傷哉！予之智果不若人與！吾生平信理不信數，自謂閱世久，于凡善惡吉凶之報洞然無疑于胸，胡至今不能無疑于君也？豈君疇昔所爲忠信者僞與？抑君素安貧少疾病亦皆不足恃與？詢之家人，云：『君在道塗，食飲倍人，無纖恙。初抵重

慶，謁上官，上官多言武隆地不可居，不宜往，且見議併，更不必往，爭留之。君顧念朝廷之官，弗聽，卒往，非忠信而能然乎！及抵武隆，輒病。土人云，其地北人至者多死，能居之三年後方獲免焉。君能于此時或移之重慶就醫，因郡上官詳請，即郡侯併，或尚可免于死。乃病至百日之久，始再詳蜀撫，詳略云權以避免瘴癘，那住渝城，或可少延。又數月，始以迎新督入郡，而疾亟以死。脫令少前數月移郡爲就醫，候併之舉，未必不可獲免，而君不敢。然則君雖死于地之瘴癘，實死于忠信也。蓋夫人所爲苟不得罪于天，無可死之道，而所遭之境，適足以死人，固亦無如之伺。而君重朝廷，不欲苟爲避，縱死其無尤矣。頃讀君

東谷集

桑榆集文

卷二

一三七六

在武隆作《遊枳記》，脩叙其地之苦，而歸諸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云：『以天地爲逆旅，百年爲須臾，以峨嵋華岳作丘垤觀，以灩澦、瞿唐作行潦觀，以已往未來可啼可笑之事作無心觀。』君雖死于遠方，亦不可謂非正命矣。獨吾晚女許君穉子，君尚少吾九年，一旦委之以去，而遺我老人，安望能睹其成，此吾即不爲君傷，不能不爲穉子晚女傷也。雖然，君家世積信于里閭，猶有宮贊君父子能顯固之，吾卜之久矣。天或者憐君之遭不幸，不忍終替君之後人，其惟宮贊君父子之德是賴，君亦可免爲穉子晚女傷矣。嗚呼哀哉！

仕說三

兒鴻燕侍，與之言及于仕，對曰：『譬如登舟，不知其風波之時也。』予曰：『迹則似之，而不盡然。夫舟之習于風波也，無時無之。登之者，蓋必有道矣。』請問焉，曰：『徑渡之舟，計時而濟；戒程之舟，窮日而泊；逆浪之舟，淹速不稽。若夫泛洋之舟，上下出沒，一委諸風波已矣。』鴻曰：『斯時也，非道也。』予曰：『違時何可以爲道？昔人謂：「瓊舟瑤楫，無涉川之用。躬儒雅而寡治略，非翼亮之才。」苟舍道譚仕，不猶舍舟而浮乎？今夫舟之爲用，以虛載物乘險，必正安焉審焉懼焉慎焉，覘時而動，止于風波乎何有？是故君子仁以爲篙，義以爲柁，忠信以爲柂，識斷禮讓以爲紉繡檣幔，而奚憂仕焉？然而猶憂之者，

東谷集

桑榆集文

卷二

一三七八

必其器尚未成耳，庸顧其外與！《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子獨與顏子。大臣以道事君，他日舉以進，由求下此，而學道之訓豈惟是偃，未信之對豈惟悅開，孔門之論仕者備于斯。雖然，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道莫有善焉。後之君子，祈弗墜溺于流俗，所爲必用子夏之言夫！』鴻諾而退曰：『如夫子之誨。』

澤州孟二守攝陽城序

余讀《職方》：『澤州沃淳，高平僻煩富，陽城僻煩儉，陵川僻煩簡，沁水刁疲。』以今觀之，澤州沃矣而弗淳，高平煩富衝少次于澤，其僻視陽城皆未爲僻也，陵川、沁水俱如昔，獨陽城不

古若甚矣。何者言乎？山川道路則近于僻，而實通關陝，郵傳號僻則難。明季兵燹之後，戶口凋耗什七，雖經國朝休養，城池充牣，西南一帶村落丘墟虎狼繁殖，山田耕無人，荒棄猶故也，殆未可以稱煩。至于風俗，化儉爲奢，漸卽于貧，其勢然耳。而近復群習健訟，寢成頑悍，甚或以膚受之愬，獲罪于長上而弗悟，徒使人疾首蹙額于其所爲，令非早爲變計，長此將安窮耶？然則談爲治，于其時洵非易矣。在舊縣列中缺徭賦，歲不滿額，惟正之外無溢征，故民應之嘗輕。自改上縣以來，與澤州、高平鼎列而爲三，上官督責之者恒均左右，或利其督責而誘導之，民力實弗能支，是以重困。夫民既貧，故易亂，而風俗之敝因之，無怪

東谷集

桑榆集文

卷二

一三八〇

平治之者難也。今歲仲夏，琅邪孟公來捫陽城，徭賦首革火耗，

聽民自封納，里胥不能爲姦，登諸公者秋毫無羨潤，其外種種假

名浮濫之賸一切報罷，決訟獄情僞立判無留牘，久之訟爲之息而

刑爲之措。又自奉日止蔬糲，給發價直與齊民等。兩月來，公府

肅如衢巷，寂如闐闐，帖如郊鄙，晏如靜聽而無啼呼怨嘆之聲，

密偵而無角鬪攘竊之形，庶幾所謂至治者非歟！余里卧數載，痼

病未除，每思屏視塞聰，或投諸清冷之淵，而不可得。乃今于于

徐徐，甘食而酣寢，疑造物者之思尚予我以生也。忽二三父老叩

門，請曰：『孟秋廿四日，公懸弧辰，邑衆子弟聚而謀所以壽之

者，惟公言是徵。』余聞之，曰：『嘻！頃吾與若衆偕遊于至治